2309

朱马文史資料选辑

第十五辑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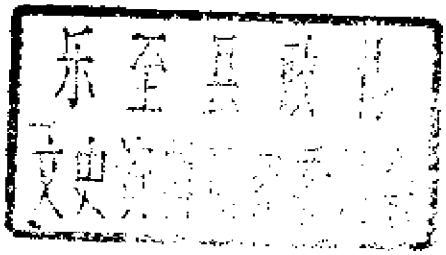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
四川省乐至县委员会文史工作委员会编
一九九四年二月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乐至文史资料选辑

第十五辑

赠

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

四川省乐至县委员会文史工作委员会编

一九九四年二月

政协乐至县第五届委员会

文史工作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

主　任：伍忠余

副主任：潘近仁　刘克生　丁季达

委　员：周开扬　伍忠余　潘近仁　刘克生　丁季达
　　邓汉雄　倪华安　唐群力　万良栋　屈超尚
　　胡兴模　刘顺德　释昌臻　杨理荣

联络员：曾　彬

分管领导：周开扬　　副主席（秘书长）

（注：１９９３年5月，政协乐至县第五届委员会第二次常委会讨论通过。）

本辑编审人员名单

周开扬　　伍忠余　　潘近仁　　曾　彬

目　录

陈毅给江庸的一封信……江　靖（1）
陈毅与韩国钧……朱荣华（3）
陈毅轶事二则……（5）
　郴州平暴……陈　集（5）
　快刀斩乱麻……曾宪栋（7）
胸怀革命　殊途同归
——记爱国起义将领陈孟熙先生……张光铮（12）
记人民群众深切怀念的副县长
——陈季让同志……张光铮（17）
曾子伟传略……余衍沃（23）
名中医邓心孚事略……马元璋（27）
两写离欲禅师墓志之回忆……潘近仁（31）
乐至抗战文献三则……余　行（34）
民国时期公私产业的租佃概况……刘克生（39）
漫话乐至莲藕生产……杨月生（45）
乐至县历史上的自然灾害……丁季达（52）
乐至县旅店茶馆业合营前后……余衍沃（59）
乐至县商业经济（40—50）年代概况……杨道南（66）
乐至县川剧团国庆十周年赴蓉演出实况
……谢昌明（70）
对县新华书店代销处到人民书店的回忆
……蒋　泽（75）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胡砚池在石埝沟写匾……尹　林（77）
乐至坐堂歌……王同云（79）
略谈县内珍稀古树……蒋　泽（81）
乐至县的玩友会……谢昌明（83）

陈　毅——给江庸的一封信

江　靖

开国时政协诸老之一的先父江庸，一九五八年春大病初愈，选刊旧作为《澹荡阁诗集》一册，因精力就衰，自序中有“不复作”之语。寄之陈毅同志，旋接五月八日手书云：“尊集收到，病中读之有清新趣味，古人云诗可以疗疾，信然。大作早岁以情韵胜，晚岁以健劲胜，黄晦闻（注）评早岁作有中者有不中者，即可信又不可全信。黄之《蒹葭楼集》弟亦读过，艰涩之态显然。彼论词独推尊美成、白石、吴文英等，而抑苏、辛，其趣旨可以概见也。先生诗留集太少，又宣言不复作诗，弟以为过也。可否采纳弟之两项建议，将千篇诗之大部或全部刊行，宜破戒多作诗反映人民新时代。大集中如“不辞攘臂为冯妇，只恐将头赠马童”此等寄句何可以不作耶？先生年已八旬而食眠均佳，问政多年以余事为诗，真诗人也，何可以放弃本行耶？……病中握笔，“草率之至，祈谅之”。

先父接函后，对陈毅同志所望第二点，曾有续作，惜不多耳。而一九八〇年二月逝世，集外诸什未及整理，十年内乱后所余百不及一，颇负厚望。

从信中可以看到陈毅同志对老知识分子的深切关怀，鼓励他们发挥所长，为建设社会主义作出力所能集的贡献。对先父“不复作”以建议形式提出批评，体现了“肝胆相照”

的精神，并以深厚的文学修养评议衣词，使人心折。尤其病中握笔作此长函，当时先父即深感厚意。

〔注〕黄晦闻即黄节，南社诗人。

陈毅与韩国钧

朱荣华

韩国钧是江苏海安人，民国时期两度任江苏省省长。抗战爆发，他在共产党影响下，呼吁国共合作，制止反共摩擦，支持陈毅领导的新四军东进抗日。他和陈毅结下了深厚的民族情谊，下有赠诗为证。

一九四〇年春，陈毅得知韩国钧，认为他是苏北团结抗日的关键人物。于是给他写了一信，要求他支持新四军抗日。韩接信后满面春风，当即复函，并手书一联赠陈毅："注述六家胸有甲，立功万里胆包身。"表示了他对新四军和陈毅抗日救国的同情和拥护。陈毅阅信后拍手叫好，亦作一联回赠韩国军："杖国抗敌古之遗直，乡居问政华夏有人。"热情地赞扬了韩国钧的爱国精神。

同年十月黄桥决战后，新四军乘胜东进海安，韩国钧乘坐黄包车与黄逸峰、管文蔚、朱克靖、陈同生及海安各界人士到街头迎候陈毅、粟裕、陶勇等指战员。当晚设宴庆功。后来，陈毅等也回请了韩国钧等人。韩、陈二君"斟酒论文"。韩国钧盛赞陈雄才大略，称他文武全才，是具有管仲、乐毅之长的将军。随即又赠陈毅一联："天心已厌玄黄血，人事难评黑白棋。"表示了他对共产党、新四军能夺取抗战胜利的信心。陈毅也回赠韩国钧七绝一首："山河破碎思前事，抗日合作看精诚，丈夫一怒安天下，横刀跃马取东瀛"表示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了我党我军坚持团结抗日和夺取抗战全胜的坚强信念。

后来海安沦入敌手。日伪军妄想利用韩国钧在民众中的崇高声望，逼他出任江苏省省长，韩严辞痛斥："老朽是中国人，宁死不当一天亡国奴。"敌酋又以刃击桌相威胁，他怒答道："吾八十老翁，死何足畏，谄敌图生，誓不为也，请即枪毙！"日伪军无奈，将其长孙带往泰州作人质而去。韩国钧悲愤成疾，临终前叫人扶至桌前，执笔给陈毅、黄逸峰、李明扬写信，要求各方团结，坚持联合抗日。当夜便与世长辞了。陈毅闻讯当即命笔作挽诗七律一首以表悼念，诗云："赤县神州坐沉沦，几人沉醉几人醒？彪炳大义持晚节，浩然正气励后生。不问党籍攘外寇，相期国事息内争；海陵胜地多风物，文信南归又见君。"继而陈毅、刘少奇等在新四军军部盐城隆重举行了韩国钧追悼大会，会上陈毅赞表韩国钧是"民族抗战之楷模"。

陈毅轶事二则

郴州平暴

陈集

1928年2月间，湘南暴动搞得轰轰烈烈。陈毅在永兴县城召开工农兵代表大会，准备插标分田。那一天，代表们正讨论的时候，屋外忽然闹哄哄的，接着，湘南特委秘书曾志和几个军人闯进会场来。曾志是个女同志，如今却女扮男装，头上缠着汗帕，身上穿着一套青便衣，天寒地冻，她跑得满头是汗，出气不赢，陈毅一看，猜想是出了事，连忙让她坐下，给她倒了一杯茶，曾志一口把茶喝光，说道："郴州出事了。我是化装跑出来的。"原来，郴州大土豪崔廷彦、崔廷弼两兄弟，，钻了湘南特委搞"焦土战略"的空了到处造谣说："共产党要杀人放火，工人要下乡来杀农民"。上千农民受他们的期偏，参加暴动。有几个暴徒趁县委召开群众大会之机，杀害了郴县县委书记夏明震和工会、妇女会、少先队的负责人。暴乱中，群众也死伤了两百多人。

听了曾志的汇报，陈毅马上宣布停止会议，带领工农革命军两个连到郴州平息暴乱。他们一路急行军，当天下午就到了郴州城外。这时，四乡的赤卫队几千人已经到了，陈毅叫部队息休，自己登上一个高坡去察看敌情。城里的暴乱分

子这时已撤到城东的东塔岭。县委、县苏维埃就设在这里。暴徒正在放火烧屋，动手放火的人只有少数几个，周围的人却黑压压一大片。陈毅看完地形回来，跟他一起来的王连长正在和四乡赤卫队的负责人商量作战的事。陈毅问他们："你们看，这个仗怎么打？"王连长说："已经研究好了，赤卫队从三面包围东塔岭，我们部队从正面冲上去。"陈毅说："这样打，山上的人都会报销了。"王连长劲鼓鼓的说："那当然罗，坛子里捉乌龟，保管一个也跑不脱。"有几个赤卫队队长说："对，对这个打法好！"说完就起身要去调队伍。陈毅连忙摆摆手："慢点慢点，我看这个仗得先礼后兵。王连长急了，说："哎呀，陈党代表，人家烧了那么多屋，死了那么多人，把县委老夏都杀了，还给他讲什么礼信罗！"陈毅说："我讲的这个礼信，就是先要喊话，搞政治宣传。他们大多数得是农民，受骗上当来的。战场一接火，子弹不认人，总不会看到是上当的农民子弹就拐弯吧，要揭露敌人的阴谋诡计，讲清楚我们只找崔廷彦几个为头的算帐，上当的农民没有罪，要他们赶快离开。"

大家一听这话有理，王连长也说："好，依他的，先喊话，再动手。"陈毅又说："还有一条，不要搞四面包围，从三面包围就行了。火力要猛一些，但枪口要朝天。"王连长皱起眉头说："陈党代表，你这不是打仗，是吓人嘛！"陈毅笑了笑说："打仗嘛，有时候要打，有时候要吓。我们这个仗是先吓后打，把上当的农民吓跑了，就能打击真正的敌人。"

大家听从陈毅的指挥，果然，一喊话，山上的阵脚就乱了，后来又看到部队朝天开枪，农民就跟潮水一样朝放开的

那个口子跑，跑到最后只剩下几个顽固分子，部队冲上去把他们消灭了，反革命头目也死在东塔岭上。

只费了三个小时，陈毅就把这场暴乱平息了。

快刀斩乱麻

曾宪栋

1928年2月间，郴县发生了反革暴乱，县委书记夏明震牺牲了，还死了几百个干部和群众。陈毅到郴县平息暴乱后，根据上级指示，就留在郴县担任县委书。

那时间，郴县城里真是凄凄惨惨。城外的山就添了几百座新坟，城里烧了好多房子，到处都还在冒烟。西街北街的石板上还留着一滩滩鲜血。县委、县苏维埃机关里，人来人往，闹闹哄哄，哭的哭，喊的喊要求政府惩办凶手，给他们报仇。干部也一样，一肚子火，提出“血债要用血来还！”“对参加暴乱的要杀个鸡犬不留”。为首组织这次暴乱的大土豪崔廷彦、崔廷弼已经得应有的惩处，参加暴乱的农民全县有上千人，他们都是受骗上当来的，混乱之中，有的人动了手伤了人，有的人参加了放火烧屋。这些人做错了事，心里害怕，家属也提心吊胆，搞得社会上很不安稳。按照党的政策，对那些上当受骗的人，决不能搞什么“惩办”，那样做局面会更乱。但是不能“惩办”他们，一时又难得说服干部群众。所以陈毅一上任，好几天没在县里露面，一天到晚到乡下转：开会，调查，跟大家商量解决问题的办法。

过了几天，陈毅回来了，他马上召集县里各部门负责人

和附近的几个区、乡的负责干部开会，通知他们：从明天开始审理参加暴乱的人员，审一个，处理一个，该杀的就杀，该关的就关，该放的就放。因为这几天，各乡都扭送了一些“罪大恶极”的人到县里来，所以先从这些人审起。他还要大家选出一个人来当“法官”。大家推来推去，选了一个乡里的负责人。这个人长得敖敖敦敦，浓眉大眼，说话声音象打雷，大家说他“有杀气”，象个“法官”的样子。

第二天，参加审讯的人很早就来了。那个“法官”还带来了两件东西，一个蒲垫，是给犯人下跪用的；一块木头，是给他自己当“惊堂木”用的。陈毅指着那个蒲垫说：“我们是革命的法庭，这下跪就免了。”那“法官”只好把蒲垫撤掉。

审讯开始了，第一个带上来的是个武高武大的后生。他一上堂就转过身去，把背朝着“法官”粗声粗气地说：“好汉做事好汉当，要杀要打靶就快点动手”！

“法官”听这人的声音好熟，张开五指往桌上一拍：“你给我转过身来！”这后生只好转过身去，“法官”一看立刻哇啦哇叫起来：“牛牯子，是你呀！你这个畜牲也反起共产党来了，老子敲死你！”说着就要跑过来打人。陈毅赶忙摆摆手，问是怎么回事。

原来，这后生是“法官”那个乡的人，家里穷，父母亲死得早，是个孤儿，小时候吃“百家饭”，长大了帮人做零工，他力气大得很，有一次上山打野猪，一条大山牛冲过来他躲闪不及，抱住山牛脑壳就往地上按，硬是把山牛按倒了等同去的人拿来绳索准备捉起这条活山牛下山时，一看，那山牛已经给他压死了。以后，他就有了“牛牯子”这个外号

早几年，他招郎招到外乡去了，也还常回老家来。“法官”看着他长大，懂得他的底细，没料想他会参加暴乱，所以气得想打一顿。

审问停顿了一会，等“法官”冷静下来以后，又继续审问：“你参加了暴乱没有”？“参加了”。“杀了人么”？“杀了”。“烧了屋没有”？“没烧”。“抢了东西没有？“西街粮行里背了一麻袋米”“法官”又往桌上拍了一掌，说：“好哇，你这个死崽，又杀又抢，打靶打得成”。“法官”审到这里停住了，他看了看陈毅，意思是：我问完了，你看如何发落？陈毅朝他笑了笑，回头问牛牯子：“你既是个赤贫户，为什么要去参加暴乱呢”？牛牯子说：“共产党烧我的房子”。“你怎么晓得要烧房子”？“听崔廷彦说的。”法官拍了一下桌子插言说：“崔廷彦是什么人！他的话你也信？”牛牯子说：“开头我也不信，后来大家都这么说，农会里的公事人也这样说了”。法官说：“未必农会的人叫你反水”？牛牯子说：“他们说白军要打过来了，我们把房子烧了，困死他们，我想，我家里就一间屋，一个瞎子丈母娘，婆娘又坐月子。把房子烧了，我们一家老小，到哪里安身？只怕白军没困死，先把我一家困死了。后来，崔廷彦又说，并不是白军要打过来，是共产党要烧农民的房子，还派工人下村杀农民，我就跟他们反水来了。陈毅问他：“你讲的都是实话么”？牛牯子说：“有半句假话，甘愿打靶”。这时候，门外有些人在说话：“他讲得是实情，崔廷彦是这么说的”。“好多人都信了崔廷彦的话，给他哄了。原来有些群众，听说升堂提审参加暴乱的人，都来听审，门外挤满了人。陈毅朝门外那些人点点头，又问牛牯子：“不

过，你也不该杀人啦！”牛牯子说：“我没先动手，是别人人在我身上打了几棒子，我火了，抢过一把柴刀就砍，有几个拿梭标的人来戳我，我力气大，一下掀到了几个。”陈毅问：“你砍了几个人？”牛牯子说：“搞不清。”“砍的哪个？”“不晓得。”“砍死了没有？”“不晓得，那时候乱成一锅粥，你杀我，我杀你，哪个也分不清东西南北。”陈毅问场上的干部，“情况是这样的么？”大家点点头，牛牯子那个乡里的干部说：“几千人挤在城隍庙里，崔廷彦手下的几个人，一下子到东边砍，一下子到西边杀。大家都只想往外冲，一冲，就难免不动手，没动手的人只怕找不出几个象牛牯子这号人，山牛都打得死，哪里会不伤几个人！”

忽然，牛牯子的老婆披头散发跑进来，一把抱住牛牯子，一边哭一边打：“你上有老，下有小，尔要是坐牢打靶，我们一家靠哪个？如今又说是要分田了，我家的田哪个耕，土哪个作，一家大小怎么活？”她哭得凄凄惨惨。牛牯子也真是条铁汉子，一滴眼泪也没落。他一把推开老婆，说道：“杀人抵命，欠债还钱，我一人犯法一人当，我只求你把毛崽带大。”隔了一会又说：“看在夫妻份上，我还求你一件事：要是真的分了田，你就把我埋在田里，我一家三代无田无土，在生我作不到自己的田，死后也让我到自己田里睡一睡！”说到这里，这个铁汉子忍不住“哇”地一声，嚎啕大哭起来，这话说得人鼻子发酸，屋外的一些群众流了眼泪，屋里的一些干部眼眶也是红红的。

看样子，这场审判难得审下去了。陈毅叫人先把牛牯子带下去，又招招手让屋外的群众都进屋来，要大家一起讨论讨论，对牛牯子这号人到底怎么处置。

大家七嘴八舌地议了好久。最后得出这样的结论：牛钻子是一个赤贫户，跟共产党无冤无仇，是受了坏人的欺骗才反水的。他动了手，伤了人，是在那种混乱的情况下，又不是故意的。跟崔廷彦他们杀人放火，要推翻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的罪行完全不一样。如果把牛钻子这号人都办罪，全县少说有一千人要办罪，这样作正是崔廷彦他们求之不得的。本来是件很复杂的事，经陈毅启发大家一讨论，很快就认识清楚了。

最后，陈毅要各乡把送来的人都带回去，如果情况都跟牛钻子差不多，就不要问罪。大家都同意，觉得这样办合情合理，也得民心。散了会，大家高高兴兴往回走，只有那个"法官"说他吃了亏，审案的时候拍桌子把手拍得发火烧。他是第一次坐公堂，准备好的那块"惊堂木"，揣在衣袋里忘记拿出来用了。

在这场暴乱中，除了崔廷彦等几个首要分子已经在战场被击毙外，全县只杀了一个人，他就是第一个带头拿刀杀人的凶手。夏明震等几个县里的领导都是他杀害的。

陈毅快刀斩乱麻处理好了这件事，群众都一心一意插标分田，共产党的威信更加高了。陈毅上井冈山时，郴县一个县跟他一起走的有六千多人，有的全家都跟去了。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